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伍拾柒

一九八四・貳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並日

一九八四年貳

書

第十卷第二期（總第五十七期）



趙之謙專輯

\$10.

大文間世有述作

月坡五元夫人屬書

耆好與何殊解鹹

金姑弟趙之謙

書譜伍陸 目錄

每期專題：趙之謙

但開風氣不爲師

穉翁 12

趙之謙及其藝術

馬國權 16

趙之謙先生年表

趙而昌 28

雅集

邢慈靜的草書軸

鄭威 4

從翁同龢甲子年書屏說起

乙之 5

篆刻篇

沙邨印話(二)

沙孟海 8

文房四寶

宋范廣惕小硯

蔡鴻茹 10

研究和考證

論象形書

黃簡 52

「蔡襄表字御賜說」駁議

曹寶麟 58

編後話

這一期，是紀念晚清大書法家趙之謙逝世一百週年的專輯。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趙之謙的從姪趙而昌先生爲本期撰寫了《趙之謙先生年表》。雖然此表不可能包括趙之謙生平所有的藝術活動，但是它提供了趙之謙一生的主要脈絡；如和馬國權先生的力作《趙之謙及其藝術》一文參看，相信對趙之謙的一生及其藝術成就，會有全面的瞭解。此外尚請各位特別留心，本期刊出的趙之謙的作品，其中如《臨史游〈急就篇〉》、《贈益齋》聯、《贈蓉軒》楷書軸和幾封信札，都是首次公開發表。這亦是本刊爲增強資料性的一點努力。

本刊從今年起，每期都盡量刊出一個或兩個完整的法帖，上期是《標準草書千字文》和《唐拓溫泉銘》，本期是《趙之謙書〈齊民要術〉》和《賀知章書〈孝經〉》，趙之謙的楷書成就最高，從《齊民要術》可窺見其造詣，喜愛學趙的人不妨多加練習。賀知章所書《孝經》是千古名迹，足供雅賞。

本期其它的文章，有校碑專家王壯弘先生的新作《〈洛神賦〉十三行的來龍去脈》，對著名的王獻之《十三行》作了系統的介紹，有西泠印社社長沙孟海先生的《沙邨印話》，這是沙先生多年治印的心得和經驗之談，價值甚高。有古籍專家范祥雍先生的《略論康有爲的〈廣藝舟雙楫〉》，頗值得一讀。此外曹寶麟先生本

書譜伍陸目錄

從高昌磚志談魏碑

王玉池 66

《洛神賦》十三行的來龍去脈

王壯弘 76

書家和書史

清鑑風流的賀知章

朱關田 60

書論介紹

略論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

范祥雍 70

碑帖精選

趙之謙楷書八幅

35

書壇動態

74

每期楹聯：趙之謙

着活躍學術研究的精神，對「蔡襄表字御賜說」提出質疑，本刊甚為歡迎書學研究者來稿展開討論。

預告

本期「趙之謙專輯」因篇幅關係，無法將各藏家提供的作品全部刊出，尚有趙之謙精彩手札等件，只能移入下期。此手札為趙氏精品，係從未公開過者，敬請讀友特別注意。本刊編輯部謹在此向諸藏家致以深切的謝意。

出版：書譜出版社

香港灣仔道107-111號慶邦樓三樓A座
電話：五十七六〇〇九

社長：梁披雲
督印

編輯：本刊編委會

承印：大昌興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九號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洗衣街二五一號地下
漢城分銷處：東軒筆房
漢城鐘路區公平洞九番地
電話：七二四一、九五五

廣告總代理：璞寶公司

中國大陸廣告代理：

百樂貿易公司

台灣、韓國廣告代理：

瑞華行

Published by Shu Pu Publishing Co. 2/F,
Flat A 107-111, Wanchai Road, Hong Kong

定價：零售每冊港幣十元

從翁同龢甲子年起書屏

之乙

在清代名書家中，諸城劉石菴（名墉字崇如，一七一九年至一八零四年）與常熟翁叔平（名同龢，號松禪，一八三零年至一九零四年）各佔一席地：石菴「由董其昌得筆，浸淫唐宋，上窺六朝，寢饋諸帖，晚年愈益超妙。」包世臣論書將其小真書列入妙品。予叔平之影響甚深，所題石菴楷書冊「諸城筆勢近鍾虞，六十年來抗手無，參用北朝碑帖法，平生精論是安吳。」即指此而言。石菴彪炳於乾嘉，叔平突起於清末，譚澤闓曾印《石菴編年書》，止於嘉慶辛酉（一八零一年），收羅甚為豐富。叔平手札數十冊，流傳更為廣泛，論其年代，諸如此類，多為二人中晚年作品。至三十五歲所書，僅有叔平大楷書屏，極顏筋柳骨之妙，紙尾大書「甲子三月」，按此甲子應為一八六四年，亦即同治（載淳）三年。距石菴歿於嘉慶八年甲子（一八零四年）已六十年。距今年農曆歲次甲子為一百二十年。叔平是年所書不僅在其平生作品中為罕見，即是年所作之詩，見於《瓶廬詩稿》者，亦只三首。茲錄與其家世有關者一首。題為《道逢村叟詢余家事，悽然有作》：

「溫公五畝宅，汝亦屢經過。喬木今何在？吾生可奈何。雀羅原見慣，葛披亦人情。白髮何村叟，能呼小子名。」

自註「叟李姓，固安鄉人，言曾遊余家，詢余家人名歷歷，蓋向充報子，至余家也。」所謂「報子」，主要是大比之年向中舉人或進士人家，送喜報之人。叔平之父心存（一七九一——一八六二年）中道光進士，叔平本人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乙卯）狀元，年二十三歲。其姪曾源，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壬戌）狀元，科甲連綿送喜報當不止一次。心存歿於一八六二年，詩中「喬木今何在」當指此。時叔平於家鄉守制，得遇此叟。叔平於書屏第二年以后中允為弘德殿授讀，後十年即光緒（載活）元年（一八七五年），復授讀毓慶宮，一身先後充兩朝帝師，人稱之為翁師傅。在政治方面是帝派首領，與后派（慈禧）鬭爭，力主抗戰與變法，其倔強正如所書之字，與石菴「入相後適當和坤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人多謂其改節」（見《嘯亭雜錄》），有所不同。石菴並不以此，貶低其書，而叔平則以倔強，其書之價值，愈發增重。

起。

叔平入值授讀，必須冠戴如儀，但在《垂簾聽政》電影中，便服小帽，作家常打扮，背手在大殿上走來走去，不知從何說

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
焉莫不落埋茵塵鳥剥虫穿
位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煙
甲子年三月翁同龢

謹訂於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至十三日

（星期三至星期日）一連五天假座

香港大會堂高座八樓展覽館舉行本莊主人
所藏書畫欣賞展覽暨文房四寶名筆徽墨端
硯宣紙印章等展銷敬請撥冗
惠臨曷勝榮藉

文聯莊書畫文房用品總匯

李昆祥勉達敬約

展品中之十二生肖圖皆國內外名家繪贈
張大千先生賜藏六尺墨荷圖為來竟之作

三十位文藝界書題「文聯莊」額全展出

張大千先生賜題



書畫文房四寶總匯

本莊經營文房四寶歷二十九年榮獲海內外文藝界稱譽爲敬謝各界多年垂愛謹將歷年所藏名家書畫展出備供欣賞展場附有文房四寶展銷純存服務之舉場內奉贈優待證憑證到本莊購物一九八四年內一律依照批發價格供應

書畫名筆

精裱字畫

特別供應：

涇縣宣紙

教授裱畫

二兩鐵齋翁墨

五十元

徽歙烟墨

對聯立軸

12寸中國書畫宣卷

九元

端硯歙硯

酸枝鏡架

15寸中國書畫宣卷

十一元

國畫顏料

古今畫冊

19寸中國書畫宣卷

十六元

硃砂印泥

碑帖畫論

十二色國畫顏色

五元

書畫冊頁

繪畫瓷具

玄羊中書筆

十八元

團扇摺扇

山馬毫筆

中蘭竹 楊振華

二十元

山馬排筆

繪畫瓷具

小蘭竹 楊振華

十四元

品種最齊地方寬敞爲文藝界閱讀方便

香港中環永吉街29-35號恒豐大廈2樓B/C座

電話：五一四四六九五・四三〇五一五 電報掛號：四四〇四

奉郵即當取索電函尊諸顧惠表目價發批錄目細詳備



篇刻篆

沙邨印話 (一)

沙孟海

舊日筆札，有關印學者，俾兒輩彙錄之，以爲印話，亦不次先後也。

仁和魏稼孫《續語堂論印》謂浙宗後起而先亡，斯言過矣。徽、浙兩宗，徽獨指新安諸子，長卿穆倩，策高足於明季；予藉西父，揚波瀾於清世。至汪氏輯《飛鴻堂譜》時，精華已竭，則浙宗起而代之。浙宗亦獨指西泠諸子，敬身挺生，棄新安成法，治秦漢六朝於一爐，氣象萬千，造境最高。階平、大易、鐵生、浚儀、

子恭、次閑、伯恐、叔孟之徒，得其一體，皆足以名家。然孟稼孫之時則浙宗亦寢微矣。頑伯家懷寧，雖爲徽人，與何程異郡。其印則於徽浙兩宗外獨張一軍，讓之、聖俞、慎伯、撫叔皆傳其筆法，鄧氏興而徽宗遂亡。新安後生，成就之卓。莫若黃穆父士陵，所作純乎鄧趙，非復程巴舊體。然則徽宗亡時，浙宗方盛，稼孫乃以頑伯祧何程，翻曰浙宗先亡，不亦謬乎！頑伯之不宜隸徽宗，猶撫叔之不宜隸浙

宗，誠以地域分派，則讓之聖俞，亦將爲文家支流耶？

咸同以來，浙中印學崛起者二家，會稽趙撝叔瓣香頑伯，更取資於羸劉權量、泉布、鐙鑑、碑版之文，蔚然自關一境界，雖魄力少遜，而韻味雋永，海內靡然嚮風，非無故矣。安吉吳缶盧丈俊卿綜徽浙鄧吳讓之之長，參鍾鼎甌甓之秘，渾剛一路，與敬身、頑伯鼎足千秋。顧其體高簡雄奇，無繩尺可循，新學後生，胸無邱壑，不善爲之，適墮惡趣。學吳氏者滿天下，鮮能自守者，則非吳氏之咎也。

昔人論古文辭，別爲四象，持是以衡並世之印。若安吉吳氏之雄渾，則太陽也。吾鄉趙氏時樞之肅穆，則太陰也。鶴山易大尹喜之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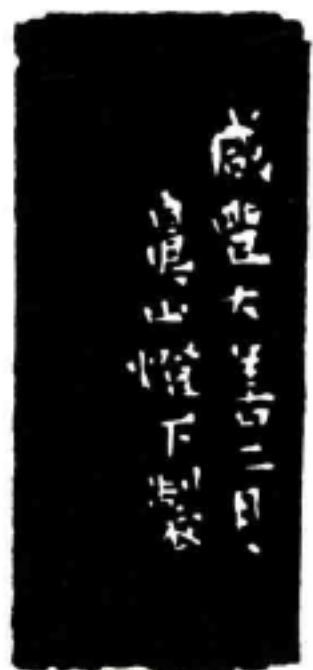
沙孟海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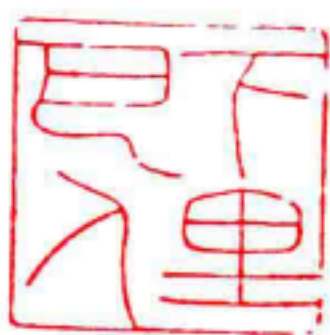
麗好者意之勤殷有



胡震刻印



巴慰祖刻印



丁敬刻印



何震刻印



書藏室坎北



鄧縣沙文若孟海朝夕諷誦之書



朗，則小陽也。黟黃穆甫之雋逸，則少陰也。自餘鑒家獲讀所作不多及今尚生存者不具論。

莊生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鯽蛆甘帶，鴟鴞食鼠，四者孰知正味。此四象者，各有攸長，若必執其一以損其餘，而強爲出入焉，斯惑矣。

治印有三要，曰識字，曰辨體，曰本學，而刀法不與焉。明習六書，默識舊文，診其變化，窮其原委，識字之事也。前代鉅印，各有體製，取法乎上，不容牽絃，辨體之事也。造意遣詞，必於大雅，深根寧極，造次中度，本學之事也。不求此三者，徒斷斷於刀法之微，是謂舍本而逐末。

項子京得漢綆仔玉印，文曰「綆仔妾趙」，以爲飛燕遺物也。展轉流傳，曾入文後山、龔定盦、陳簠齋手，賦詩侈陳，爲一時盛事。綆仔姓趙者，非飛燕一人，固已有人疑之，余又以爲姓而不名，古印當無此例，嗣見定遠方子聽潛益《綆仔玉印考》，始言印文末一字從「女」作「姁」，諦視原揭果是。方氏又歷舉秦漢奏事書官不書姓及兩漢婦人名多從女之例，甚備，一語破的，項文輩徒多事矣。

定盦得綆仔玉印，嘗以五言律四章記其事，首章云：「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併，天教彌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飛仙墮，懷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換公卿。」卒章云：「引我飄飄思，他年能不能？狂臚詩萬首，高供閣三層。拓以甘泉瓦，然之內史燈，東南誰望氣，照耀玉山稜。」意極欲狂，情見乎詞，雖飛燕錯認，一時未察，而漢宮片玉，價亦連城，其狂意固宜。定盦又自言別有說載文集，檢集中無之。

吾子行篆書得力於《石鼓》，其印不如其書，要視吳興爲專勝。當時尚未知用花乳石，鵝角劍牙，亦自有其難處。宋元人昧於小學，作篆有法度者，四百年間，寥寥數人，所見蔡

元長、賈秋壑鑒藏諸印，皆拙劣已甚，子行一出，不翅起八代之衰矣。

王元章印，傳世無多，余從清宮舊藏元章手蹟，觀其自用諸印，若「王元章」，若「文王孫」，若「會穆印史」見元章畫梅卷子，若「會稽佳山水」見曹雲西山水元章題詩，純用漢法，韻味深厚，無元明人習氣。又有一印曰「方外司馬」亦見畫梅卷子，擬鑿印尤卓絕，非浪得名也。

余交印友以同縣吳公阜澤最夙，兩人見解亦多同，世目余爲吳缶盧丈之徒，公阜爲趙叔孺丈之徒，皆非真知余兩人者。公阜之印，實兼師衆長，不主一家。趙丈最擅元朱文，余未見公阜之爲是；公阜擬漢諸作，亦不類趙丈，意境乃與黃穆甫冥合。公阜初未見黃刻，余嘗携黃譜與看，病榻展讀，輾然笑不止，蓋亦引爲同調也。

漢兩面印，一面多作「臣某」一名，余效爲之，或以爲異。不知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之自稱僕張晏說，《史記·高祖本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是時高祖未貴也。《季布傳》朱家曰：「跡且至臣家」，季布非人君也。漢人印文男子謙曰「臣某」名，女子謙曰「妾某」名，寧眞爲人臣人妾哉。

客問：「近世印人截然兩派，或主氣魄，或尚韻味，荆玉靈珠，各自珍愛，將孰爲是非乎？」余曰：「此吾恆言陰陽剛柔之說也，微特刻印然。凡百藝事，稟受天性，莫不盡然。龍門、扶風，文異體也；淵明、康樂，詩異格也；稼軒、白石，詞異調也；率更、魯公，書異跡也；大李、摩詰，畫異宗也。大氏廟堂之上，多得工能之美；山林之間，咸逞放逸之才。驗之有清之畫，跡象彌顯；煙客麓臺，豈可與清湘雪箇並論。客曰：「然則子之印於斯二者何居？」一則應之曰：「十載傭書，野性未馴，羈跡朝市，而樂志江海，故時時出入兩派間。」

乃所願，則學鈍丁也。」

世說入印，雖不古見，然足以寄託懷抱，固雅人深致也。平昔爲慈谿馮君木師并刻世說最夥，曰「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孫興公語也。曰「偶然題作木居士」，昌黎句也。曰「空自苦」，揚子雲語也。曰「誰能作此谿刻自處」，桓宣武語也。曰「愛問多病」，王仲寶語也。曰「香風時來吹去菱花更雨新者」，釋典語也。曰「有殷勤之意者好麗」，韓嬰詩傳語也。「殷勤」八字，凡治兩石，其一爲桂林況蕙風丈周頤作，刀法稍異。

蕙風丈既得「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八字印，復屬刻一印曰「好麗樓」。乙丑夏，自上海移居蘇州閶門，其地舊名麗娃鄉，有明太守況伯律鍾遺祠，先生之先德也。又屬刻一印曰「麗娃鄉循吏祠奉祀生」，是冬遂納一姬返上海。以殷勤好麗之一念，卒注麗娃鄉中挾麗娃以歸，古有詩譏，茲其印識耶？

杭郡爲印學淵藪，余於戊辰春來此，訪求浙派後生，已寥若晨星。自缶翁告殂，西泠一社黯無光氣久矣，顧是邦人士收藏八子手刻猶夥，尤以次閑爲常見。次閑印格稍卑，杭人珍弄，不殊丁、蔣。少年承學，每相取法，去人不遠，易得衆好，亦適然耳。

西泠八子，皆杭州附郭仁和錢塘籍，缶廬師論近代浙人印，推伯恐、叔蓋，斯二家眞能學龍泓者。伯恐富陽人也。

傳世三橋印多僞託，魏稼孫詩：「賈鼎遍天下，俗至不可醫，箋尾雙朱文，秀華耀金支。」吾人亦惟有從其書畫眞蹟自押各印窺豹一斑，其餘不足憑信。

印章款識造語之工，莫若撫叔，撫叔著述瞻富，文章爾雅，似李申耆，小品遊瑑，宜其名雋瀏亮，無施不可矣。余之珍愛撫叔，大抵以此。

宋范廣惕小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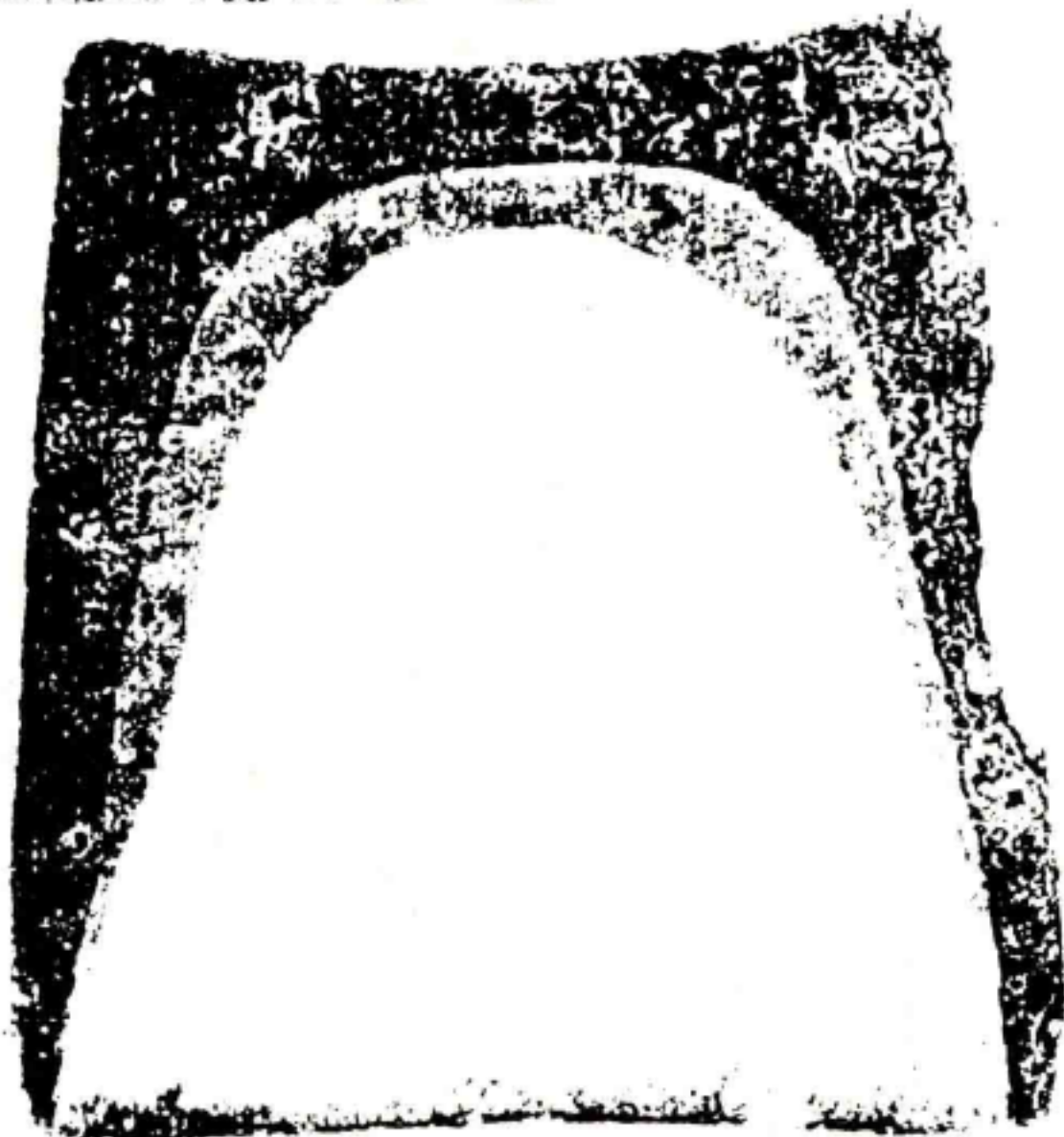
蔡鴻茹

泥質小硯一方，長八點八厘米，寬八點五厘米，高四厘米。箕形，硯面呈斜坡形，前端水池低於邊緣約一點五厘米，平面與豎邊有明顯摺痕。三側有銘，右爲「常憂自己，莫見他非」，左爲「中中可語，無事早歸」，頂鐫「范廣惕」。最後一字左側不清，左旁似「卜」，成「惕」字，右半中間多一橫，古字中隨意增

減筆劃屢見不鮮也。但如作「惕」字，意擔心憂慮，非屬吉祥，不大符合傳統的民族習慣，但與兩側銘文的含義可以呼應。如作「惕」字，則筆劃不符，故姑且作「惕」字釋。硯背內凹，兩邊起楞，成古瓦的背面，中間隨意刻劃一字，似「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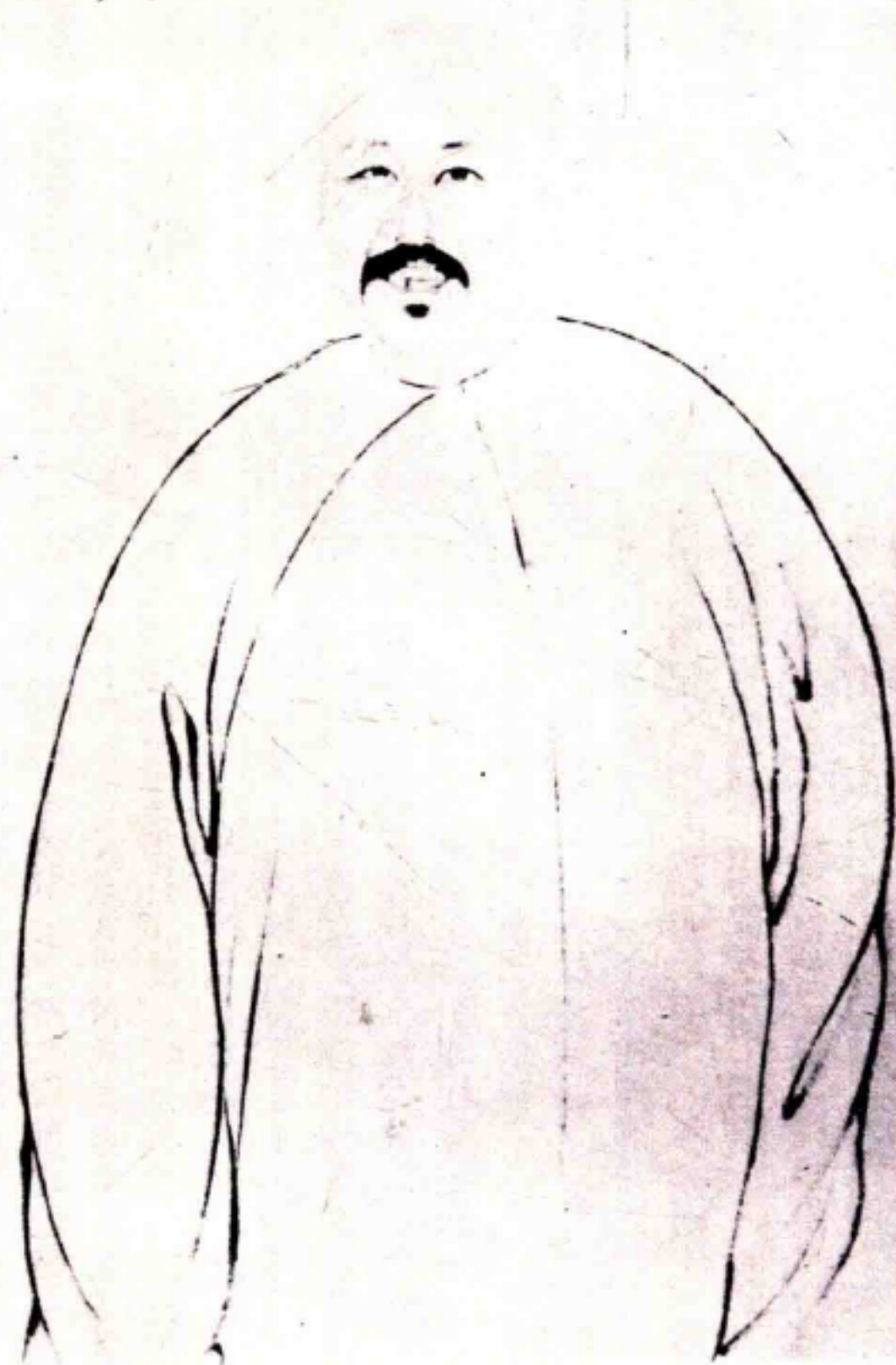
硯上土銹斑斑，似爲出土之物。其質地較磚瓦堅硬，而較澄泥又稍欠細潤，難以定奪。這種質地極似河北鉅鹿等地出土的宋代「潯陽劉萬功夫法硯」、「虢州裴第三羅土澄泥硯」

等。這種質地略爲粗糙鬆軟的硯台，究竟是實用品還是殉葬品，尚待研究。硯之形狀，爲唐宋間最爲流行之式款，但唐代箕形硯大多有足，後逐漸演變爲抄手式。蘇州七子山五代墓曾出土抄手硯，說明斜坡面抄手硯在宋代之前已有製作，而宋代則最爲盛行。此硯面爲抄手硯形式，唯底內凹，尚未形成宋代抄手式，故製硯應在宋代或略早一些。此硯造型古樸，字體刻劃隨意，毫無板滯之態，且語言通俗明了，妙趣橫生，應是民間製品。硯背隨意刻劃「王」字，或係製作者之姓氏，而「范廣惕」則可能是硯的主人。



趙之謙專輯

群疑之未毀我也我不報也或譽之非譽我也我不好也
不如畫我者能似我兒也有疑我者謂我側耳聽聞口
笑也 趙之謙四十二歲小像 楊慈亭畫 癸卯晚邨補成 吳松甫裝池自觀記



但開風氣不爲師

記趙之謙

穉翁

青天激莽燁片月出
林莽言期素心衣攬衣
因一往總是西面清泉色
寒香一水寂無聲孤

蕭自生燭隔浦間權歌
清思落葉來夜深群象
閑空林散林英

同往不日夕步南郭詩爲
廣金仁九四年八月居書弟趙之謙

會稽趙之謙是身兼書、畫、刻印三絕的代表人物。

趙之謙自小愛好金石碑版。而最早給他這方面指點的則是山陰布衣沈霞西復。潘景鄭先生《鳴野山房書目·序》說：復榮「隱於書肆，自壯至老，博覽廣搜。藏籍之富，著稱越中。」趙之謙十九歲那年得張蒼水《奇零草》殘寫本七葉，即是從沈氏書肆中購到的，其時沈氏已是六九高齡的人了。趙之謙《張忠烈公年譜》自謂：「謙年十三，聞從祖占旗先生談忠烈懸輿被執時事，忽改容而前。……」可見他自幼就十分崇敬那些民族英雄，從青年起就刻意搜集鄉邦文獻。後來他編撰的列入《鶴齋叢書》的《張忠烈公年譜》，考訂翔實，爲商務印書館輯入《四部叢刊》中。

他中年時經歷的創痛，第一件事是太平軍興，祖輩留下來的「宋李伯時（公麟）畫十葉，守已百九十一年」、「隨身簡編文物，八大（朱耷）精品十數件」，都在戰火中散失了。而尤其使他創痛深鉅的，則是第二件事，即是妻子范璣在戰爭年代中死去，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忘却，一想起就會痛徹心肺的事。

范璣長趙之謙一歲。她婚後勉勵丈夫：「不在科名上圖倖進，要在學術上開先路。」這說明她不僅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式的賢內助，而且她所具有的卓識遠見亦爲當時一般的婦女所不敢及！趙之謙後來在三十五歲喪妻之後，確也沒有辜負妻子的期望。當然，要在學術上開先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有成就的藝術家，都得經過一段曲折艱苦的奮鬥歷程。

趙之謙自謂：「三十前後，自覺書畫篆刻，尚無是處。壬戌（三十四歲）以後，一心開辟道路，打開新局。……」今試以他自己的前後分界爲線，那末大致可以說，從道光二十九年二十一歲始見作品起，以迄咸豐十一年三十三歲客永嘉止的這段時間，是他一生藝事的發軔、

成熟期。在這段時間裏，他博覽羣書，吸收各家之長，鑒賞古今藝術的真跡，探索書法的流源以及書畫合一的道理，為刻印、繪畫、書法三者奠定了深厚扎實的基礎。之後，夫人病故，改號悲庵，客北京、赴江西，在這段時間裏，他僕僕風塵，搜求金石碑版。於書畫則一意研求北書，用篆隸八分的筆勢作畫。於篆刻則刻意追蹤秦漢，為「六百年樞印立一門戶」。憑

藉他的頑強意志和刻苦鑽研的精神，使他在藝術方面繼續向着縱深發展，在書畫篆刻方面能繼往開來。獨創家數，獨具面貌，作出貢獻。他在同治九年春集龔定庵《己亥雜詩》的聯句：

「別有狂言謝時望，但聞風氣不為師。」

明確地道出了他對藝術創作的態度：決不是好

晴初狂想大人方重寄 賜汪樹松書

同其家為之時刻如刻成何氣 伏賜一奉來石

游香價如家上上 世自今年卸蘇西有料

理家代有於五月定畢 新出幸免乃一重祿

可美甚矣又並三月中 產後大化七月方重

近而末既大得六不勝久矣 活一日酒一日

多理也者子全恩親 師出北已送人微待也

董光軒大令 沛作一特近來村字上情

考下海身自教者必信上 同國知人為其

一特為其所未見或云 申報館所刻書內有

以現心精人代竟矣 幸忙人饒不為多由幸

此致

康安 照如 世極首上 一月

（本文所刊趙之謙遺墨係趙而昌先生所藏）

為人師！只不過是要在萬馬齊瘠的局面下，拿出一些作品來開創風氣！趙之謙在江西任內，把主要精力放在編纂《江西通志》和《鶴齋叢書》兩件事上。於《通志》，他「覃心鉤稽，晨暮夕披」，「援據精確，轉勝前人」。刊成於光緒七年，被譽為是「近時官書之最」。

著軒仁兄有道

五	功	統	類
帝	修	調	使
脩	德	陰	神
名	成	陽	
立	化	招	

同治九年弟之謙

誰新公卿傳僕爾肯
復常侍諸將軍勛屏
是豈士臣對禮學所
此非鬼福

文游急就篇
益齋仁兄正趙之謙

猛志逐四象

集陶徵士郭著仕詩句為

益齋尊先書

同治九年大歲在庚午中夏之月

奇齡邁五龍

趙之謙記

獵獵如烈風。仰視則羣鶴翔舞而出」，數凡一千七百二十有九。再在溪中俯瞰，則見水中鶴影，原來是「鶴鵝鷄鷺皆有之」，甚至連「虫遺蝗蟲蟻蚘蟻蠅之屬」也混在其中。所以他說：其能真正稱得上鶴者，「百不一焉」！這句話是全文的主旨所在，是趙之謙對當時腐朽官場的嘲弄！無怪友人譚獻讀了《總序》，一眼就看出來了。他在《復堂日記》中有記：「趙刻……自序託之於夢，蓋以冒居達官之位。」至於一千七百二十有九云云，乃是「以屬吏縣令有此數。」幾句話，把寫序的深意點明白了。

《叢書》凡六集，四十種。自撰者除《張忠烈公年譜》外，還有《勇廬閒話》。趙之謙「不如淡巴菰，獨取鼻烟」，有時也給鼻烟壺書銘。《閒話》乃是考證鼻烟的專冊。

此外趙之謙還為亡友戴望（子高）整理遺作，刻《謫庵堂遺集》，為鄒叔績「審定排類，校正違合」，刊成《數藝齋遺書》，算得上都是嘉惠士林的美舉。

他居江西十一年，只有最後的數年是在鄱陽、奉新、南城任上度過的。他原也想通過仕途開展一番抱負，而實際的情況則遠非如此。自謂「方知做官之術，不出卑鄙無恥四字，斷非我輩所能」，於是以「立定主意，總以明來，斷不暗去，不貪職，不通私謁，遇事躬親，不諉他人」為宗旨，用這套辦法去應付官場的周圍環境。他「心緒終年不佳，兼之署中無一間書屋，不能攤畫桌，偏促掣肘，僅可做官，不可以作畫」，以故作品極少。他反陶彭澤語以自況，有印曰「為五斗米折腰」。

趙之謙卒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十月初一日，這年他五十六歲。他的生命雖很短促，但他留下給我們的藝術遺產却十分豐富。他歿後，遺作立刻為北京、天津、上海的畫商高價收購。不少精品包括他的刻印，轉手之間都被捆載以去。畫幅、字屏、對聯無論矣，就是小到一份

第三尊見夫人屬書

飛車時山鵲橫海

霜葉投空鵲噪籬

東坡詩句 第趙之謙

信箋、一個信封以至一枚名刺，只要有他書寫過的，無不在搜羅之列。贗品也就日多。贗品中最大的當是字幅和對聯。趙之謙的書法，不論篆書、北魏，總是墨酣淋漓，力透紙背的。善於取巧的人，往往把用夾宣、三層宣書寫的原作一揭為兩。

趙之謙身後蕭條，遺軀由北京、江西、浙江的故舊為他醢資葬在杭州丁家山。浙江省有關部門曾把趙墓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以他對藝壇的巨大貢獻，人們緬懷他、紀念他，也就毫不奇怪了！

內安家書煩加封連沈
代傳字紹城大方日新台門
趙二老爺 萬庭 忠
楊林緘

內平安書煩為友即也
紹城大方日新台門
趙二老爺 萬庭 忠
楊林緘

汪資照例切助振

內函煩

順安大方日新台門
趙二老爺 萬庭 忠
楊林緘

內家代致元候玉紹城
趙二老爺 萬庭 忠
楊林緘



讀有用書

趙之謙

一、生平與爲學

趙之謙，初字鍊三，旋改字益甫，後字搗叔，別署甚多，有冷君、悲盞、無悶、愍齋、支自、悲思翁等。明末時其先祖有尋父十九年，負骨歸葬，從中飛出金蜋二隻的傳說，故所居名曰二金蜋堂。亦有齋名苦兼室，這蓋取謙字的切音而成。浙江會稽（今紹興）縣人。世居郡城開元寺東首的大坊口。

搗叔的生活經歷，大致可以分爲四個時期。從出生到二十二歲，這是家居會稽的時期。由二十二歲到三十四歲，這主要是在浙江、福建等地遊藝、遊幕和逃難的時期。由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是在北京遊學鬻藝的時期。由四十四歲到五十六歲，這是在江西遊宦的時期。

搗叔在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出生在一個商人的家庭。自少聰明好學，博習多通。十五歲時，母親病故；由於哥哥與一仇家訴訟敗訴，結果弄得家中破產了。以至連他想買點書也沒有錢，迫得常在書店裏看書，或向別人借閱。十七歲從隱於書肆的山陰名儒沈霞西（復粲）習金石之學。沈氏精金石考據，對搗叔一生治學影響很大。十九歲，因支持家計，設館授徒。二十歲成了秀才。青年時代，秉性比較高傲，論學往往譏彈別人，所以爲鄉中一些人所不喜。這是在《亡婦范敬玉事略》中坦然承認的。

搗叔在二十二歲離開家鄉到杭州，開始他邊遊藝、邊爲人作僚幕的生涯。當「師爺」，這是當時紹興清寒文人的出路。溧陽繆承梓（字南卿）是一位精通經史、留心時務的官吏，署杭州府時，賞識搗叔的學養，延之入幕，以助箋奏。搗叔先後隨他宦遊石門、衢州、常山、江山等地，當了十年幕友，其所以能通兵農錢穀等大政的要竅，就是在實踐中掌握的。搗叔

在三十一歲中了咸豐九年乙未科浙江鄉試的舉人。第二年（一七六零），太平軍攻佔杭州，繆承梓死難；隨後又進軍會稽。翌年太平軍撤離，清兵入城焚擾，搗叔舊宅被毀，祖傳文物損失殆盡，家中因饑饉、疾病等而死者數人。這兩年，他輾轉流離到溫州、福州，後來又回溫州，備嘗逃難的艱辛。尤以夫人和女兒的憂病而死，死後三月才得噩耗，對他打擊至大。搗叔詩說：「賸有一身棄八口」，心情是十分難堪的。他以「悲盞」爲號就是這個緣故。

一八六二年的十一月，搗叔由一位叔祖的資助坐船北上京華，準備參加禮部會考。除了同治五、六年和八、九年中間曾回浙江溫州、杭州小住外，先後在北京住了將近十年，在那裏爲名門作家家庭教師、賣文鬻藝，過着他自己的「煮字爲糧」的生活。由於經常與潘祖蔭、王懿榮、沈樹鏞、胡澍、魏錫曾等飽學之士往還論學，在學問上是很有收獲的。書畫篆刻的創作，也由於各方面修養的加深，因而促成了風格的創立。這段時間，因爲有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學術藝事也大有可爲，心情逐漸開朗了起來，還刻了「無悶」一印以寄意，並以此爲號。四十二歲那年，他的朋友楊憩亭爲他畫了個小像，自己上面寫了一段題記：「羣毀之，未毀我也；我不報也。或譽之，非譽我也；我不好也。不如畫我者，能似我貌也。有疑我者，謂我側耳聽、開口笑也。」當然，這完全是遊戲文字，但字裏行間，仍然流露出那種傲岸的神色，和不諧於俗的思想感情。他在京連續參加了三次會考，但都失敗了。有人說是因論經藝多引古書，爲主考所抑置。我們知道，同光之際，取士偏重「館閣體」，稍一不合，便即摒棄，搗叔那種縱橫馳騁的北碑書體，怎會適合考官的口胃呢？

搗叔四十四歲那年的十月，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才以國史館謄錄的名義，發放到江西當